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
湘军

百家文库

红叶方阵

李长廷 卷

惟楚有材

納于大麓

於斯為盛

虎之名山



44.18

TT-10-6

复2 K4、K21

I217.1

-10-6

红叶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红叶方阵

责任编辑:杨 熠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千

ISBN 7-5404-2401-X/I·1790

本方阵定价:198.00元 本册定价:1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编委会

谭 谈 周江沅 吴兆丰 黄铁山 钟增亚
左大玠 周康渝 李元洛 张步真 武俊瑶
何纪光 胡明珠 吴月英 谢 璞 魏文彬
白诚仁 弘 征 曾果伟

总主编 谭 谈

红叶方阵

主 编 谭 谈
副主编 杨 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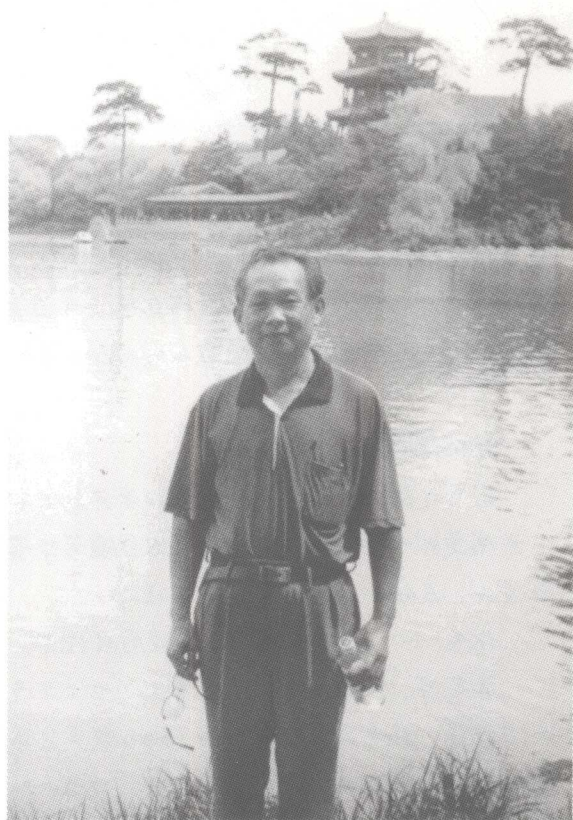
文忆萱	卷
弘 征	卷
冯 放	卷
龙再宇	卷
朱力士	卷
李长廷	卷
罗石贤	卷
杨振文	卷
赵海洲	卷
鲁之洛	卷

出版总顾问 刘鸣泰
文库总策划 谭 谈
印制策划 易云钦、肖林图、
肖志鸿、肖坚强、
张光辉

作者简介

李长廷,男,1940年生于宁远。1970年由农民招工至宁远文艺宣传队任编剧。1975年调宁远文化馆任文学专干。1984年调零陵地区文联任副主席,1995年任主席。中共党员。湖南省五届、六届文联委员,湖南省四届、五届作协理事。1970年开始在省以上报刊发表作品,曾涉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报告文学、曲艺等多种文学样式。1994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选集《苍山·野水·故事》,1995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散文选集《山居随笔》。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均有作品在省级获奖。

封面设计: 罗 丹



李長廷

平时来我处造访的人不多，我没有多少相契的朋友。高山寺太宁静，一座孤零之山关，又有些树木作掩护，市声被滤得很远，是谁有这份耐心，居然走到寂寞笼罩的我的门口来了？

我犹豫着把门拉开。

门虽然被拉开但我的双眼却如半尺睁不开。我感觉到我的面前站着一位美人，她的脸庞带着笑的女工，这位女工浑身上下是新旺人。

你是一——，我嗅嗅着肉，果然有些惶恐。

李总师，你连我也认不出来？女工先是——一阵惊讶，接着就放声笑起来，她的笑声新鲜而明亮，完全打破了高山寺的宁静，小鸟和虫子的聆听起来已是很远。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 / 001

我是你的领带 / 001

大风 / 032

荒原 / 055

梦非梦 / 104

月亮的话题 / 131

别人的城市 / 167

倾斜的爱 / 199

多多、亮亮和他们的爸爸妈妈 / 237

李长廷主要著作目录 / 280

总跋（谭 谈） / 281

我是你的领带

有人敲门。

笃笃笃！笃笃笃！

声音很轻，很含蓄，很有修养……总之，听起来很和谐。高山寺宁静如梦，枫树编织的绿荫无处不在，缕缕蝉声缭绕其间，几只小鸟在枝头海阔天空闲聊，偶尔笃笃笃地响几声，仿佛就是天籁之音了，哪里会想到是有人在敲门呢。

而且我的神情是那么专注。我当时正写一篇小说：远去的云。我的整个心思完完全全沉浸在一个偏远闭塞的小山村里。我在为小说中的云伤心哭泣。这事说起来有点怪，因为我和云仅仅是见过一面。但这一面之缘却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直到今天我还深信不疑，我的悲剧性格的形成绝对与这次见面有关。那时候我正给孩子们上算术课，记得讲的是两位数的乘法。忽然有人在校门口放起了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似乎是充满了喜庆，但它却干扰了我的教学。我问一个学生：这是干什么。学生说，今天是云出嫁的日子。我又问：云是谁？学生抬手向门口一指：这不来了。这时一支寥

寥落落队伍正打门前经过。忽然，我眼前闪过一阵亮光——这亮光并不强烈，相反，它很柔和，柔和如朝曦初露。我想这就是云了。云一边被人推搡着向前走一边哭泣，身子摇摇晃晃，像一株弱柳承受着风暴的戏谑。云的面部表情很痛苦。云的痛苦很快传染给了我——不错，这之前我们并不认识，这之后我敢保证云也绝对不会知道世界上有我这么个人存在。云似乎与我毫不相干。以前不相干，以后也不相干。可我当时确确实实是为云而感到了痛苦。这痛苦来源于云的美。云太美了。云的美来得猝不及防，云的美去得也猝不及防——几乎是在发现云的同时，我就发现了走在云身边的那个鸭行鹅步的男人。开始我以为是云的父亲，但是一个学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这就是云的男人。这个学生还补充说，他是个桶匠。我不知道这个学生是说他真是桶匠，还是讽喻他的圆圆短短的身材像一个谷桶。但是这么个人却轻而易举拥有了云。他给了云的酒鬼父亲200块钱，然后他就拥有了云。

云已经远去了，从我的视线里消逝了，永远地消逝了。可我还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我似乎在等待什么。等待一个奇迹的发生，结果什么也没有等来。当一个学生拿一道算术题问我时，我莫名其妙将手中一盒粉笔刷地往门口一丢，并且狠狠地吼一声：下课！于是转身而去。

我听见那个学生在后面说：噢，老师哭了。

就在这时候，我意识到是有人在敲门。

平时来我家造访的人不多，我没有多少相契的朋友。高门寺太宁静，一座孤零零山头，又有些树木作掩护，市声被滤得很远，是谁有这份闲心，居然走近寂寞笼罩的我的门口

来了？

我犹豫着把门拉开。

门虽然被拉开但我的双眼却好半天睁不开。我感觉我的面前站着一位美人蕉般雍容华贵的女士，这位女士浑身上下光彩照人。

你是——，我噤嚅着问，显然有些惶恐。

李老师，你连我也认不出来了？女士先是一阵惊讶，接着就放肆笑起来，她的笑声新鲜而明亮，完全打破了高山寺的宁静，小鸟和知了的歌听起来已显得遥远。

你是文蕙啊。我嚼口香糖般砸了下嘴巴，表情很有点尴尬。

你终于是认出来了，谢天谢地。文蕙将一只包搁在沙发上，然后去调了一下电扇开关，然后又去倒了一杯开水拿着，见我手足无措的样子，也给我倒了一杯。

师母呢？她问。

我说她刚出去，不知去了哪里。

文蕙就一屁股坐下，好轻松好潇洒舒了一口气，说，李老师，满世界走来走去，到底还是高山寺好，又宁静，又阴凉，没有嘈杂，没有喧嚣，没有烦恼，如今世界上，哪里去找这样一块绿洲呢。这还罢了，又有你们几位文化人住在这里住着，人一旦走进来，感觉那气氛与别处就不大相同。可惜我没有福份在这里住呢……。文蕙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我，看得我心里很不自在。文蕙感觉到了我的不自在，问我怎么了，刚才这番话有什么不对么。我说你的话有什么不对呢，没有什么不对。凡来高山寺的人，恐怕没有说它不好的，有树，有草，有花香，有鸟语，还有如织的蝉声，如鼓的蛙声，在城市中要想找这么一个环境幽美的地

方，确实不容易。可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如今高山寺已成了一座孤岛，一座文化的孤岛。人们说它好是一回事，可是当真要他搬来住下，恐怕谁也不情愿。你情愿吗？你也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我没容文蕙插话，又急切地补充一句：空守一片绿荫，到底当不得饭吃，当不得衣穿，如今不是事事讲实惠吗？高山寺没有实惠可言！

这时文蕙就笑起来。文蕙说，李老师你还是那样认真。不过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在你面前不可能不说真心话。我羡慕高山寺这种生活，羡慕你。我觉得这是一种高品味的人生追求。如今我站在你面前，我心里不知不觉有了一种充实感，更有了一种归宿感。你的家仍是我这只到处漂泊的小船能够安全停泊的港湾，也许你觉得我变了，可我没有变，我真没有变。

当文蕙说她没有变的时候，我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感觉站在我面前的文蕙不真实。我甚至怀疑她不是文蕙。我两眼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看了足有半分钟。后来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怎么能用这种眼光盯了人家看？但是文蕙似乎并不回避我，由着我看，脸上也没有不自然的表情。奇怪的是，我虽然看了她许久，她给我的印象却很模糊。她的脸有点变态，我想大约是化妆过浓的缘故。可我记忆中，文蕙是从不化妆的。天生丽质是真美，这是她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这句话她大约是忘了。而且她的身上亮点也太多，耳环，项链，翡翠色玉镯，以及桔红色丝绸短袖裙……，这一切无疑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当我收回目光的时候，我对她说，文蕙你变了，从里到外，你全变了，变得我不认识了。文蕙显然对我的结论有点异外，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难堪，但随即也就平和了。她说，李老师你是这样认为，我也

实在没有法子，或许事实是这样，而我自己并未意识到。也难怪，如今这时代，你要适应它，你就得变。李老师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不过无论怎样地变，我对于李老师的感情，绝对没有丝毫的转移，不然，我今天一走进你的家，就不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文蕙说到这里的时候，很动情地看了看我。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文蕙于是很高兴，她接着说，李老师你可是一点没变，你还是那么年轻，脸上一点皱纹也没有，只是头上稍添了几根白发，这样倒越发显出你的成熟与干练来了……这时候我不得不打断文蕙的话头。我说文蕙，几年不见，你写小说的功底还是那么深厚啊，刻画人物如此细致入微，连几根白发也不放过，实在使我感到慰藉。文蕙话头受阻，慢慢把身子从沙发里抽出来，在屋子里转开了圈圈。转了几圈后她终于又说，你没有变，你这个家没有变，连沙发和这两张破藤椅的位置，都没有一丝一毫挪动。还有……文蕙这时抬起头，煞有介事地浏览墙上那几幅字画。心平气和，安分守纪。烈士多悲心，小人偷清闲。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文蕙一字一顿念着，渐渐双眼有了一圈红晕。这时候我发觉，站在我面前的文蕙慢慢变得真实起来。不错。她是文蕙。接下来文蕙进了我的书房，她肆无忌惮地这里翻翻，那里挪挪。忽然，她的目光停在了我的案头不动。远去的云。远去的云。李老师，你在写一篇小说么？我说是的，闲得无聊，写了好玩。文蕙摇摇头：我不信，以李老师的为人，素来对玩文学深恶痛绝，怎么会写了好玩？于是扑在案头看起来。看着看着，忽儿就说，这个云我好像认识。见我没有任何反应，她又说，这个云我好像认识。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可看她神情很认真。我说你不可能认识云，连我也只和她见过一面，那以后关于她的一星半点消

息也没有……。不，文蕙摇摇头。她还是坚持说她认识云。她说你不记得了？还是李老师你介绍我们认识的，在一次青年文学讲习班上，你指着云说，你们认识一下，这是云。从那以后我就认识云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莫名其妙。我说文蕙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这时妻从外面回来了。我赶忙把文蕙介绍给她：你看这是谁来了？妻嘴里极夸张地“啊”了一声，忽然就扑过去拽住文蕙的手：文蕙！你是文蕙！文蕙很激动，她说到底是师母，一眼就认出来了，哪像老师，看了我半天，还不晓得我是谁。说着也了我一眼。妻就嘻嘻哈哈笑起来，说，也难怪他认不出你来，你现在是越发漂亮了。哎呀，文蕙忽地就不好意思起来，说师母你怎么也取笑我了？说着去沙发上拾起那个包，取出其中一个小而精致的盒子，说，师母，这是我送你的一份小礼物，你一定得收下。妻打开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原来盒子里竟是一对金光闪闪耳环外加一串项链。哎呀文蕙，妻怒吼般地说，这样贵重的东西，叫一个老太婆戴上，那不成妖怪了。文蕙笑嘻嘻地，并不说什么，只管一件一件塞在妻怀里，那态度的坚决，不容许妻有半点推辞。安妥了妻，文蕙回头又取出一个长方形纸盒，也相当精致，然后拿目光将我周身网住了说，既给了师母，当然也少不了你的，不过这件礼物是否称你的心，倒是很难说了。我当时就要揭开来，文蕙却一把按住，她说作什么急，权且当作一个悬念吧。说完，诡谲一笑。笑过之后，又郑重向我和妻发出邀请：今晚请你和师母在夜来香吃餐便饭，到时一定赏光，六点正我在门口恭候。听说吃饭，妻有点慌，她说文蕙，这餐饭我是不去吃的，我适应不了那样场合，实在要去，叫你的老师代替了吧。文蕙听妻说得恳切，并不勉强，就把脸转向我说，老师你表个

态。我说这用得着表态么。文蕙说你不表态我不放心。我说好吧，去，不过这夜来香……文蕙不由我说完就噗哧笑了，她说老师你的意思我懂了，你是不知道夜来香在什么地方。其实就在高山寺脚下，邮电局旁边……文蕙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一句题外的话：老师你这种生活方式未免过于拘谨过于古板，你就从来没有想到要改变一下自己？

我还没来得及回味文蕙的话，她已经走了，走出这片浓浓的树林子去了。

文蕙走后我心里一直犯嘀咕：她真是文蕙吗？是吗？

远去的云。我看着案头的稿子，心绪很乱。

我知道，云与我毫不相干。可是我的脑子里为什么总有云的影子晃来晃去？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她的音讯，不知她怎样了，还和那个谷桶丈夫生活在一起吗？

我已经没有法子安静下来，更没有法子坐在案前去想云的问题。文蕙去后不久，我就步出我们那个所谓的文化大院，在树林子里走来走去。绿荫梦一般笼罩着我，使我的思维和行动，都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后来，我在一丛芭蕉林里，意外遇见了女尼妙真，妙真说，你这位施主，是丢失了什么东西吧。听她这样问话，我好像觉得自己真丢了什么东西，然而丢了什么呢，一时并不能够明白。妙真就双掌合十，说施主真会开玩笑，施主丢的东西，不仅施主心中明白，就连小尼心里也是明白的。我就问，我到底丢了什么呢。女尼妙真笑而不答。等了许久，妙真不仅没有回答我丢了什么，相反，倒提出一个要我帮忙的问题。她说，施主肯帮小尼一个忙么。我当时大为惊骇，我说我一个俗人，能帮上你什么忙啊。妙真说不怕施主见笑，我们这个寺院，近来